

【何者。設名本以名其體。無體何以當其名。言體本以當其名。無名何以當其體。體無當而非體。名無名而非名。此則何獨體而元虛。亦乃名而本寂也。】

說這一大堆話，委曲婉轉，其目的就是叫我們對於名、對於體都不要執著。為什麼都不要執著？名是假名，體也不是真實的，名與體都是假的，所以不可以執著。這個地方的最後兩句話，就把這個意思揭出來了。小註講，「今欲發明事理不二，以為三觀之體」，這就是空觀、假觀、中觀，如果以般若來說，就是實相觀照方便。「而此實體，必藉名彰者，反顯無假名，則無以名其實體，則有名有體，乃今觀之要義也，宜捨虛名以尋實名，棄虛體以得實體，故反覆辨明名體虛實」，這就是前面一大段，跟此地委曲婉轉反覆說明，意思就在此地。為什麼我們修觀照般若的時候，一定要把名與體的實相、真相，要了解清楚、辨別清楚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否則的話，沒有辦法入觀，也就是沒有辦法用功夫，想用功，不知道從哪裡下手。這就是教給我們一個入門處，教給我們修觀的一個基礎。「故曰設名本以明其體等」，前面講的是真正話，「正欲棄虛而就實」，所以結論才講「無體元虛，無名本寂」。為什麼講無體？一切相當相即空，常講的是當體即空，當相也空，作用也空。你要說為什麼？依他起性，是因緣所生法，既是因緣所生法，就沒有自體，體就是虛的，虛妄的；體既然虛妄，名當然更是虛妄的，所以名體俱寂。

【然而無體當名。由來若此。名之體當。何所云為。】

小註說，前面兩句總結前面的「有名無體」，後面兩句，底下

再發明「因體施名」的道理。有名無體好懂，像龜毛、兔角確實容易懂。龜毛、兔角容易懂，如果合在法上，你要去體會，底下會討論到這個問題。合到法上來說，講四大五蘊就好像此地講的『名之體當』。要說人我四相，給諸位說，是『無體當名』，我人四相真正是空的，四大五蘊還有個東西，那四大五蘊，毛巾，它還有個東西，四大五蘊。講四相是什麼？四相是龜毛、兔角，你看看是如何的虛妄！你要不相信，那身上找，找這什麼？這耳朵；這什麼？這鼻子，裡頭沒有我，沒有我相，找這邊是眼睛，那是眉毛，各有各的名詞，我在哪裡？你怎麼樣在身上就是找不到我。你找四大，行，這是物質，這是地大，那是水大，那是火大，那是風大，那是五蘊，還能夠找得出來，你在這裡面找我找不到。我找不到，人到哪裡去找？眾生到哪裡去找？壽者到哪裡去找？統統找不到，那是龜毛、兔角。你看我們眾生多麼迷惑，把這些「無體當名」的東西都迷作真實，這個虧吃大了。這個真正是三界輪迴造種種業的大根大本，那個大根大本原來是虛妄、不實在的，是無體當名。底下就是講「名之體當」，有名有體的。

【夫體不自名。假他名而名我體。名非自設。假他體而施我名。】

這個『體』與『名』要把它認清楚，「體」是主，「名」是賓，體有實質，名是虛假的，因此，名與體是兩樁事情。這個是要明白的，不能把它混而合一，混而合一那就是愚痴，是迷惑了。名是人給它取的，你願意給它取個什麼名，就可以給它取，讓大家知道它叫個什麼名，不過是那個實體的一個代名而已，便於指稱、便於指示、便於言說而已，所以它是個假名。此地講，「不相為倫」，倫就是類的意義，它們兩個不同類。「故體不自名」，像這個毛巾，它並沒有說它自己叫毛巾。「要假彼假名以名我之實體」，必須

是人給它取個名字，叫這個東西叫毛巾，毛巾在此講就是有個實體，我們給它起個名字來稱呼它。「假名非自設」，名也不是自己設的，也不是覺得我有個名字叫做毛巾，我把這個送給你，你叫毛巾，不是的，也不是這樣的。所以名也不是自己說它有個名，必須要藉一個實體，大家認為這個實體應該給它叫個什麼名字，使我們每個人便利於稱呼、便利於理解，給它起個假名，名才能夠表法。因此，這一類它就有一類共同的名稱，這個擦手的手巾、這個擦臉的面巾、洗澡的叫浴巾，它是一類一類的，給它這個假名便於稱呼，一提到的時候會聯想到它是屬於這一類。所以名與體它的性質，我們要認識清楚，便於觀照。

【若體之未形。則名何所名。若名之未設。則體何所明。然而明體雖假其名。不為不名而無體耳。】

小註說，「體之未形，名何所名」，好像沒有辦法建立名稱，體之未形是體沒有形成一個相，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叫它名稱，好像是無名。「名之未設，體何所明，似無體矣」，如果沒有一個名稱給它，這個體你要想說，說不明白，講不出來，只能給你看，只能給你去摸索，沒有辦法說明白；要想說明白，一定要藉假名才能夠把它講解清楚。可見得這個名相真有用，便利於解釋。可是雖然便利於解釋，它有副作用，你不能執著，執著就是毛病，你不執著，它有功德，它叫你恍然大悟。「然而體雖未形，非如兔無角之無體」，這個體是說的什麼？說的真如本性，就是從性上講，性沒有形，性也沒有辦法給它安立一個名稱。我們講真性，真性實在是非常的抽象，在它沒有形的時候，確確實實沒辦法理解。它一有形，這個有形，像《起信論》裡面講的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無明就有形，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無明還在三細相之前。

三細六粗，給諸位說，這個速度太快了，並不是無明要過很久

才變成業相，業相又過個若干年再變成見分，再過若干年再變成相分，沒有這個道理，非常之快速，幾乎是同時的。它如果當中要有個時間停留，我們就有辦法很容易把它認清楚、很容易把這個實相理解。就是因為它太快，所以我們很不容易把它看清楚。我們不要說無明的快速，就拿現在我們所曉得電的速度、光的速度，要是在短的距離當中，我們沒辦法看得出來。這個房間，從這個牆壁到那個牆壁要用光的速度來通過的話，諸位曉得幾時那個光從我們這邊走過，你曉得不曉得？不曉得，只看到完全都是的，一片都是的，這個境界就在我們眼前。此地這支燈光，它這個光放的光明，從這個地方照到那邊，那個地方的光也照到這邊，在我們看，燈一開，全房間都亮了。實際上它還是有速度進行，它進行得太快，使我們不感覺，一下就亮了，沒有辦法感覺那個光逐漸逐漸往前面移到那個地方，看不到，就是太快了。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那速度就是這樣子，所以給我們造成大惑而不解。無明幾時生起的？幾時有的？正如同那個光的速度，燈一開，幾時照到牆壁的？幾時到達那一邊？這就是這種迷惑。

可見得它雖然是未形，沒有成現象，真如本性沒有在現相的時候，不能講它無。無是無，空是空，我們講空，但是這個空不是龜毛兔角的空，因為它這個空是有，它能夠隨緣現相，不過它現在沒有隨緣、沒有現相，它有能力隨緣現相。龜毛兔角那是真正的空、真正的無，為什麼？它不能現相，現不出這個相。這個意思在此地你要能把它會過來，在十法界裡面，我們常講的如來，我們就拿這個劣應身來講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既然我們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具足如來智慧德相，我們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有沒有？有，沒有現出來。我們現在這個醜陋的人身、人相比不上佛的圓滿相，我們雖然現前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沒有像大經裡面講報身佛身

有無量相、相有無量好，雖然沒有現形出來，這個無，不是龜毛兔角的無。為什麼？我們如果障礙要是去掉，確確實實能現得出來，不是不能。現在沒有現，現在是有業障，業障消除了，這個相就可以現出來，福德莊嚴之相。這也就是說明這個道理。所以說，什麼叫真的無、什麼是假的無、什麼叫畢竟空、什麼叫暫時所謂的空，我們首先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小註說，「名雖未設，亦非如兔無角之未名」，這個名是畢竟假名，畢竟無。我們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現在我們沒有這個體，體沒有現出來，名也無從建立，可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名不像龜毛兔角之名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體也不像龜毛兔角之體，要明瞭這個意思。這就是名裡頭有虛實，相裡頭也有虛實，這些虛實我們首先要把它辨別清楚。「故曰，明體雖假其名，不為不名而無體耳，正顯世間之法，有實體而亦有假名」，這個實體不是真實，是假實，現在它有這個相，不當作真實講，實不是真的，實是假的，假的它有相，是依他起性的。所以世間一切法、出世間一切法都要安一個假名。這就是說假名由來久矣。

【設名。要因其體。無體。則名之本無。如是。則體不名生。名生於體耳。】

小註說，「此正明假名與夫實體先之與後，使學者尋名顯體，以悟緣起本無，則性空理顯，以為入道之先資」，這幾句話很有名。哪個在前、哪個在後？體在前，名在後，先有體而後有名，世間法大多數都是這樣。預先起一個名字等待那個體現前的，不是沒有，也有，少數，凡是說法都從大多數講，有少數例外的，不要在那個例外裡頭找麻煩、去挑難，不是沒有例外。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夫婦兩個想要小孩，太太沒有懷孕，先給小孩起個名字在等待著，這個世間人也有，少數，大多數都是小孩生了以後，再給他起名

字，起了名字來等小孩的人不是沒有，也有。這是舉一個例子說，那是少數，不能舉少數為例子，應該舉多數為例子。

這一段就是教我們修學的人，從名相裡面要去悟體，悟緣起本無、性空的道理；換句話說，從這個名相裡頭就可以能夠悟入真性。根利的人確確實實是如此，中下根性人你懂這個過程也能開悟，就是先尋名顯體，然後再觀察體，緣起，因緣生法，從因緣生法裡面觀到它無自性、無自體，這才曉得體是空寂；體既然空寂，名當然更是虛妄的，這樣才能入道。因為曉得萬法皆空，你心裡面想執著也沒有意思。果然要明瞭，我這個身是四大五蘊假合的，裡頭沒有我，諸位想想，還會造業？不會造業。造業為了什麼？造業是為我，我要貪、我要瞋、我愚痴、我要得到名聞利養，都是為了我。我沒有了，為誰？自然就沒有了，心就清淨、就平等，就能夠轉識成智，轉識成智就是入道。說這些道理，都是給我們破除入道前面那些障礙的，凡夫所以不能入道就是這些障礙去不掉。

「體不名生」，體不是從名而生的。「名生於體」，名是從體建立的。「所謂第一義諦，有名有實義也」，第一義諦是講什麼？第一義諦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，最後才說出來，是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。可是為了言說方便，不得已也還要給它建一個假名，它雖有個假名，它還有個實義，它沒有實體，這地方用義，它沒有實體。就像我們講毛巾，毛巾它有實體，有名有體。說這麼多應該懂了，名是名，體是體，雖是有名有體，名體不類，不相類，是先有體而後給它起的名。

【今之體在名前。名從體後。辨者如此。則設名以名其體。故知體是名源耳。】

這幾句話好懂，這就是你曉得在一切法裡面，你能夠首先有一個觀念，『體』是主，『名』是賓，體是本，名是末。孔老夫子也

說，知其本末則近道矣，佛法裡頭也是如此，你要想入道，先要知道本末，先要曉得體用。體是名的根源，體是名的本，換句話說，意思就是你著重在哪裡。雖然在名在體，佛法給你講的道理統統是名相、是名言，都是講這些名。四依法裡面教我們「依義不依語」，義是什麼？第一義諦有名有義，要從名裡頭去認那個義，第一義諦的實義是第一義諦那個名的根源。不要執著在名相上，要循著名相找它的實義，這個就有門可入了。死在名相之下，有名相就是實義，那個錯了。說毛巾，說毛巾就是毛巾，毛巾也不在你面前；說火就是火，火能夠把這個燒掉，你說火，它沒有燒掉，可見得名不是實，名沒有用處的。

這樣說起來，諸位能不能體會？能不能懂得？要真正懂得，現前煩惱去一大半。怎麼去一大半？人家毀謗你、罵你，你一想那是名，名不當體，假的，就如同我說火，並沒有把我東西燒掉。他在外面怎麼樣毀謗、造謠言，我身上也不痛、也不癢，我曉得那個名是假的。他叫著我的名字罵，我的名字是假的，名並不是我這個實體，我這個實體，我高興我再換個名，名不當體。人家在那邊指著名字罵你，你就試著一想，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，哪裡是指我！你聽了就不會生氣，這不就沒有煩惱？這是舉一個小例子來說。所以修道的人，忍辱波羅蜜他要不要忍？不要忍，為什麼不要忍？他對於事實真相了解。忍，世間人忍的時候還拿理智來克服自己的感情，不要發作；他看穿了，他根本就沒有忍，為什麼？不受，受了壓下去才叫忍，根本就不接受，忍什麼！你看這多高明，入道之先資，說的一點都不錯。

【則名之所由。緣起於體。體之元緒。何所因依。】

這就再進一步，名它的真相了解了，不受名相的欺騙。名有個實，有實體，我們尋名求實，實體又是什麼一回事情，再去追究它

。『體之元緒』，實體它的根源是依靠什麼起來的？名是依靠體起來的，體是依靠什麼起來的？這就是俗話說，打破砂鍋問到底，體從哪裡來的？

小註說，「世間之法，惟名與體」，這是把一切萬法可以分作這兩大類，一個是名，一個是體。「推名既得其由」，這個名的根由我們找到、搞明白了。「推體復何元緒」，體的根源是什麼？「下文正明體之緒也，法元如絲，法因如緒，得名之緒，復何所依，苟得其緒，可以盡一繭之絲矣」，緒就是頭緒，此地用蠶結的繭來做比喻，你要是把絲的頭緒找到，這一個繭的絲都可以抽盡。下面就是教我們在體上找它的根源、找它的頭緒，那個頭緒就是發起的、發生的第一個原因，什麼原因而有。這個問題確實是個大問題，自古以來哪一個學佛的人都有這個疑惑，我們人怎麼來的？宇宙怎麼來的？雖然說是本性一念不覺而有無明變現出來的，那個本性為什麼一念不覺？為什麼要生無明？幾時無明生出來的？諸位想想看，哪個人沒有這個問題？個個人都有。此地也提出這個問題，這裡面我們要用悟，講解很困難。解，就是名相上不得已的方法，像畫畫一樣，烘雲托月，月亮畫不出來，四周圍畫點雲彩，當中空起來，那個就是月亮，用這個辦法。釋迦牟尼佛說一切法都是為了顯示真如本性，所說的一切法，就好像畫畫畫的雲彩一樣，真如本性根本沒出來，你要從雲彩空的那個地方去體會、悟，那是個月亮，要用這個辦法。可見得絕不能執著在文字相上，不能夠執著言語相上，這才能夠入道。底下就是發明這個道理：

【夫體不我形。假緣會而成體。緣非我會。因會體而成緣。】

小註說，「萬法雖多，不出十界」，這裡就說明，所謂十法界就是一切法的歸納，歸納為十大類，十法界就是一切法。「十界雖眾，不外性相」，再把十法界歸納，歸納為兩類，一類叫性，一類



叫相，性相兩類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切經都可以歸納這兩大類，性相兩宗，可以歸納成兩大類。這兩大類可以說是真正的學問，我們學佛千萬不可以疏忽，這是佛學裡頭純粹的學問，要拿世間法來講是純粹的哲學，這是性相兩宗。

從前台中大專講座選課程的構想就是從這裡出發的。大專學生時間短，只有暑假期間二、三個禮拜，把他們集合起來，給他們講佛學，短短的期間當中，佛法整個輪廓，要叫他能得到一個概念，這東西不容易。所以首先講「佛學概論」，這是對整個佛學通盤的介紹，「十四表」就是這個性質，那是介紹，等於佛學概論，這是今人所編的。為了補充今人所編的之不足，這個之不足並不是說內容之不足，信心之不足，怕他不相信，所以再從佛經裡面選一部經，也類似佛學概論。選什麼？《八大人覺經》。《八大人覺經》有八條，前面兩條講小乘，後面六條講大乘，大小乘教義都在裡面，經也很短。這兩種都是概論的性質，都是介紹的性質，一個是今人所編，一個是經典的摘錄。其次就講到佛學學問，學問就是性相兩宗，性宗裡面找一部經做代表，相宗裡面找一部經做代表，這是佛學的學問。性宗選《般若心經》，相宗就是選唯識概要，講《百法明門》。

除這個之外，這是學問，佛法講修持，不單單講學問，性相都是講解的，著重在解，佛法要著重在證入，行解相應，所以從行門裡面再選兩樣東西。行有自行、有化他，自行選的《彌陀經》，化他選的《行願品》十大願王。所以課程是這樣建立來的，絕不是隨隨便便選幾門課來修學，一部經扣一部經，彼此都有關係，六門課程有連帶關係，它有一個整體的構想，教你行解相應、自行化他。時間雖然短，他能得一個整體概念。由此可知，辦學不容易，時間短跟時間長是一樣的，都得要有周密的計畫，要深入去思考怎樣選

課程、怎樣編排課程。每個課程都有一個目標，換句話說，它有理由為什麼要選這個課，它有一番道理在裡頭，有一番苦心在裡頭，選了課程再請老師，哪個老師對這門課有特長，請他來講授這門課程。

所以教育成功與失敗，就是編排課程、選擇課程的人，是他的功德，他是掌管教育；教員不相干，教員是執行任務，你叫我講這門，我就講這門，我就完成你這個目標。所以教育的成功與失敗是誰的？校長跟教務主任的，他們是教育的成功與失敗，他們才叫教育家，辦教育的，教員不是，教員是協助他們、幫助他們完成任務。他是一個總的，教員是底下分支的，完成他一個一個目標，全盤東西在他頭腦當中，他要把一個人變化成一個什麼樣子，那是他的構想，這才叫教育家，才真正所謂是「百年樹人」，在佛法裡面講是善知識，所以是明師，明師這是教育家。沒有這種概念，沒有這種學問，我學這部經，我只會這部經，到哪裡我都講這部經，這個不能稱為明師，不能栽培一個人，只能在外頭跟人結個法緣。是要一切經論都通達，你才曉得什麼樣的根性，你怎麼樣給他配這個課程。就好像大夫用藥一樣，一切藥性統統要明瞭，看你害的什麼病，要用哪些藥、怎麼配、配多少分量給你。你如果說我只懂一種藥，只曉得一種藥性，你要是到外面給人治病，非得要別人照著你這個藥性來害病，你才能治得好，你要是不照我這個藥性來害病，那我沒辦法，我治不好你。諸位想想，哪有這個道理？沒有這個道理，害病還得照你的藥方害病？要懂這個道理。你就曉得辦教育不容易，辦個短期大專講座也不容易，不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辦的。

這是說到一切法不外乎性相，性相統一切法。「性之未形，謂之體」，性沒有變成相，這個時候叫做體。「性之既著」，性一隨緣，它就現個相，我們叫相。「第性不自相，假緣會以成相」，性

自己會不會變成相？不會，它要藉因緣才能夠現相，自己不會現相。譬如我們拿黑板來當作性，我們在黑板上寫字就現相，黑板本身會不會變字出來？不會的，一定要藉因緣，藉粉筆，藉我們手寫，這就是因緣，現字出來了。諸位想想看，如果沒有這個體，沒有這個黑板，我們拿著粉筆，這手在寫，寫不出字來，現不出相來，相一定從體當中現出來的。真如本性能夠隨緣現一切相，十法界依正莊嚴一切相統統是真如本性現出來的，怎麼現出來的？因緣聚會而現出來，所以假緣會以成。「會不自會，假性相以為會」，緣從哪裡來的？緣不是自己生來的，緣是要靠性相生起的。

「故《十地論》云」，《十地論》就是《華嚴經》「十地品」的註解，「單真不立，獨妄難成」，這兩句話說得很有道理，單真就是單單只有一個性，它不能成立；單單是妄相，沒有性的話也不能成立。要想成立，現相、起作用，真妄要和合，我們眼前一切法就是真妄和合的。《楞嚴經》裡面的大主意，就是阿難要求世尊指出我們身體裡面哪是真、哪是妄？佛給他指出來了，六根之根性是真的，依性隨緣現出這個相是妄的，六識是妄的，六根是妄的，六塵是妄的，但是六根的根本性、六塵的塵性、六識的識性是真的。我們起一個妄念是妄，妄想，這個妄念的性體是真的，你要是沒有這個性體做基礎，你這個妄念生不出來。所以打個妄想沒有關係，你追究妄想從哪來的，禪家就用這個方法，這就可以見性。它從哪裡來的，追究到根柢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一一法都有性，乃至於一塵一縷，一塵是一粒微塵，一縷是一個線條，一草一葉，都有法性，它沒有性不能現相。因此我們六根所接觸六塵境界，皆是真妄和合。真的是體，不變；妄的是相、是作用，是隨緣的，緣會，這個地方講緣會，因緣聚會。妄相裡面有善有惡、有因有果，有善因、有善果，有惡因、有惡果，這是從相裡面再開出來。這些統統不離性

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你要從理體上去觀察，唯一真性而已。

「要因不生滅與生滅和合」，不生滅就是真性，是體、是不變的；生滅就是相，就是識，它是隨緣的。這樣真妄一和合，這就叫「緣起之法」，緣起的真相是這麼一回事情。「是則不惟九界虛妄之法假緣起而成，即佛法界真實之法亦假緣起而就」，這不是說得很清楚？佛法界不例外，極樂世界不例外，華藏世界不例外，十方諸佛哪個佛的世界都不例外，統統是緣起。所以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緣起法真正要是看破了，果然明白了，你在什麼法界裡頭都自在。為什麼？曉得統是虛妄。到極樂世界沒有樂受，為什麼？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沒有樂的感受；入了阿鼻地獄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沒有苦的感受，苦樂憂喜捨統統斷掉了。斷掉是什麼受？正受，苦樂憂喜捨都不正，這時候叫正受。正受就是三昧，《楞嚴經》裡講首楞嚴大定，首楞嚴大定就是正受。

我們現在這個受不正，我們有苦樂憂喜捨，要學佛就把苦樂憂喜捨這種受一天一天要淡下去。這種淡泊，漸漸的離開，絕不是感情用事能辦得到的，把自己感情控制住，漸漸的遠離它，不是這個辦法，這個辦法時間久了會爆炸的。要從佛法裡面解其理，要明瞭事實的真相，然後自然就化開，不必要壓自然就沒有，你還控制什麼！這才叫功夫。由此可知，解理是修行的第一步，一切道理明白了，然後什麼叫修行？就是在事相裡面練功夫，把道理跟外面的事相要合而為一，這就叫修功。幾時果然合一，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解就是行，行就是解，行與解分不開了，融成一體，這就叫證。如果解行還有界限，沒有證，事理還有界限，沒有證；證入的時候界限沒有了，圓融中道，這叫證入。這是說明十法界是緣起的。「故四教皆明十二因緣」，藏通別圓都講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就是講的緣起。「《法華》云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」，連佛也不例

外。「然此緣起，關乎三世，過去，則已造已成，已造，即無明緣行二支是也，已成，即今世依正二報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五支是也；現在之果，即前五支，現在之因，即愛取有三支是也；未來，即生緣老死二支是也」。這十二因緣，三世二重因果，循環的，生生世世輪迴不息就是這麼個道理。

「今且約現前一念，尋常分別識心，為所觀境以明緣起」，就是底下一章所說的，底下一章是教參禪的人觀心的辦法。參禪，諸位要曉得，達摩祖師剛剛到我們中國來傳禪宗的法門，參究的法門，是用觀心，也就是這一章後面所說的。到唐朝中葉以後，人的根性不及從前，觀心這個功夫不得力，而後祖師才改用參話頭這個辦法。達摩祖師來的時候還沒有參話頭，一直到六祖，永嘉大師跟六祖是同時的，那時候都還沒有參話頭，統是用觀心這個法門，所以底下他用的方法還是用觀心的方法。觀心的方法高，可是心要很細，也就是說業障淺，沒什麼大障礙，一切都能放得下、能看得破，觀心才得力；業障重的，看不破、放不下，用觀心的法門不容易得力，觀不住，用參話頭比較好一點，參話頭有些粗念還行。到後面我們就會看到。「下文恰恰用心時，所用之心，乃以意根為因，法塵為緣，中間生起一念識心，名為緣起之法」，觀心就是觀這個東西。「《中論》所謂因緣所生法是也。如是識心，元依性起，性之不變，未隨緣時，乃體不我形，至不變而隨緣時，乃假緣而成體，然而緣非自會，要因性體而成妄緣」，這樣一說來，體形跟緣會是互為因緣。底下這幾段是講這個道理。

【若體之未形。則緣何所會。若緣之未會。則體何所形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明，真如本性沒有隨緣的時候，它沒有形相；隨緣的時候，有因緣聚會就現相。現相，體就有一個形，如果那個體沒有現形，緣會那個緣又在哪裡？緣要不會的時候，體形，體又

怎麼能成形？我們再看底下，然後再總說：

【體形則緣會而形。緣會則體形而會。體形而會。則明形無別會。形無別會。則會本無也。緣會而形。則明會無別形。會無別形。則形本無也。是以萬法從緣。無自體耳。】

這一段要總結一句話來說，就是《中論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。『會本無』、『形本無』就是空。這一段說法的形式，就好比世俗裡頭有一個始終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大家在辯論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，就是這麼個問題。因為『緣會』才有『體形』，因為體形才有緣會，到底是哪個在前、哪個在後？到底是雞生蛋，還是蛋生雞？諸位要是碰到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不容易解答，縱然講清楚了，還要對方聰明伶俐，他能夠悟得到；悟不到就窮抬槓了，窮抬槓沒有意思。如果諸位碰到這個問題，我教給你們一個答覆法，他要問你這個問題，你可以問他，你說先有媽媽還是先有兒子？他一定說先有媽媽，那先有雞，這問題就答覆了，運用這個邏輯的方法來對付他，先確定一個大前提。雖然答覆不能叫他滿意，但是他也無可奈何，大前提擺在前面，那有什麼辦法？他又不能說不對。

這個問題這種解釋法不能在此地解釋，給諸位說，緣會與體形是同時的。我舉一個比喻給諸位說，我們以金作器來講，金是個體，器是個相，體要變成相，當中要有緣會，沒有緣會它變不成相。我們假設把金做成一個佛像，金是體，它變成相的時候，你正在做的時候，做的時候就是緣，你這一動手，這個體它就變了。你要是一個小時把它做成功，這一個小時過程當中，每一分、每一秒它都是緣在那裡變，你們諸位想想，是不是同時的？緣會與體形是同時的，沒有先後。既沒有先後，佛為什麼說還有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？一念不覺而有無明是名相，沒有實體。如果要有實體，《法華經》

裡面為什麼說，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？為什麼大經又說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」？再要不懂，拿六祖風幡堂裡所說的話，非是風動，非是幡動，仁者心動，這些都可以拿來解釋這個道理。緣會與體形是同時的，沒有先後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才曉得此地的不二法門，迷悟不二，生佛不二，體形與緣會不二。為什麼不二？本來空。小註裡面的意思，諸位仔細看，我是把這個總合起來給諸位說出來。

底下要給諸位交代的，就是本來空的道理，『體形而會，則明形無別會』，形沒有別的會，體變出來的。形就是相，相是什麼？相就是體，所以緣會的會，無！變過來一分一毫沒減少，只是把金的樣子變一變，把它塑個佛像就是了，體不變，沒變，緣會是假的，這是說「會本無」。『緣會而形』，因緣聚會而顯的形相。『則明會無別形，會無別形，則形本無也』，「形」是指這個形相。小註裡面講，「單形不立，要緣會而後成形，緣會而形者，則惟緣而無別形，既無別形，則知形亦本無也，此皆二法相破」，以緣會來破體形，以體形來破緣會，互破，兩方面皆空、皆無。為什麼要破？破才能夠顯出它的真相，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空。「各顯其無，以絕人之情」，就是絕人的情執，分別執著妄想，互破就是破你這種執著，破你這個病根的。「非謂果無其法也」，不能說沒有這個事，形，不能說沒有相，不能說沒有事，緣會是事，事是有的，相也是有的。以事破相，理曉得，相是假的，相是虛妄的；以相來破事，事是虛妄的，事不是真的。這個用意就是叫你不要執著，曉得相無性，事也無性。

在這個地方，我把《解深密經》裡面講的三自性、三無性給諸位說說，帮助大家理解這一段經文。《解深密經》是唯識經典，說明性相的道理，《解深密經》裡面，它最大的一個特色，就是從三

自性的反面又建立三無性，這才圓滿；如果要沒有三無性，三自性就很難自圓其說。三自性第一個是「遍計所執性」，第二個「依他起性」，第三個是「圓成實性」。佛在《解深密經》裡面，依遍計所執性又建立一個相反的，叫相無性，「相無自性性」，從依他起性裡面建立叫「生無自性性」，從圓成實裡面建立的「勝義無自性性」，這才真正能夠把諸法實性顯示出來。這就是以三自性破三無性，以三無性破三自性，二邊不立，中道才顯出來，就是顯出不二法門，顯出這個理。

從遍計所執性裡面建立相無性，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，凡夫所執的我、法，都以為這是實在的，都以為這是實有的，實際真相不過是我們迷情上所現的妄相而已，好比空花水月，體相都無，名當然更不能成立。依他起性裡面，佛跟我們說生無自性性，這是講破法執，遍計執裡面講相無性是破我執。一切萬法統是因緣生的，不是自然起的，因緣所生法統統是個幻相。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講的「如夢幻泡影」，非有似有，不是真有，也不無，它有這個相在，相是幻相，不是真相。這就好像我舉毛巾這個相，這個相是個幻相，什麼是幻相？是一條一條纖維織起來的，當相即空。慧眼的人一看，看到裡面好多線條，他沒有看到毛巾，看到線條。看到線條就比看毛巾看得真實，為什麼？深入一層觀察，他當時就曉得這條巾是空的，當體即空，當相即空，所以這個毛巾的相叫幻相。

為什麼不能說它是真相？諸位要曉得，佛法裡面講真的定義是永遠不變；它會變，你把線頭抽出來，一拉出來就變成一團線，會變，會變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。再想想我們自己的身相，我們身相會變，有生老病死，會變。如果這個相是實在的相，千年萬世永遠是這個樣子，不會變，那就是真的。諸位想想，哪個相裡面你看到它不變？不變是真的，我們找來找去，只能找到一個東西，什麼



東西？虛空，好像自古以來虛空沒有變過。除了虛空之外，什麼都變，滄海桑田，大地都變遷。二十年前到台北來觀光，二十年以後再來看看，台北不一樣，變了。所以這個相叫幻相，不是實相。虛空是不是實相？給諸位說，虛空叫相似無為，不是實相，不是真有。為什麼我們看沒有變？虛空也會變，我們看不出來。到什麼時候看出來？大徹大悟就看出來，換句話說，你沒有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看不出來。虛空是什麼相？阿賴耶識裡面三細相裡頭的業相，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虛空沒有了。

這很難相信，沒辦法，只有舉作夢的例子，夢裡頭有沒有虛空？有，夢裡頭也有天空，醒來之後夢裡虛空有沒有？沒有。所以永嘉大師後面《證道歌》就有，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覺後就是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，虛空世界統統沒有了，好像夢醒了，夢裡面的虛空世界都沒有了，覺了。這個話唯有從夢境當中我們能夠體驗，因為我們都做過夢，夢醒來之後確實這樣，現在我們是做大夢。佛跟我們說明這個道理，就是先給你說依他起，好懂，因緣所生法。為什麼因緣所生法當體即是空？生無自性性。所以一切法似有非有，你不要執著它，你不要以為它是真的。就是《金剛經》教我們的觀法，六種比喻，「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受持金剛般若，怎樣叫受持？你二六時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你都作如是觀，就叫受持金剛般若。受持不是念、不是讀，也不是背，受持是修，你這樣子鍛鍊久了，一切法都沒有障礙了，為什麼？曉得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非有似有。

再以圓成實性，圓成實在我們普通講是真實法，講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不是真有？你要執著真如本性真有，糟了，又錯了。所以佛又跟我們建立勝義無自性性。這是說明宇宙萬有的真實相，必須得遠離迷情執著的我與法，我執要離開，法執也要離開。好比虛

空清淨不染，什麼能染污虛空？沒有東西能染污虛空，虛空一切不受，無相空寂，只有所謂根塵這些色法，還不能講色法，只能講眾色無性所顯，顯示這個境界。你去體會，你體會得到，既不能思又不能言。說個體會都很勉強，這兩個字都有毛病，怕的是什麼？又落到意識裡頭去，怕的是把圓成實性就當作真如，以為這就是宇宙萬有的實相。我們應當曉得，圓成實性它並不是一種實物，它也不是宇宙萬有的本質，它也不是萬有的功能，它是什麼？佛跟我們講的，是空相、空性、空理而已。這是《解深密經》裡面所講的，跟這段意思完全相通。底下有兩句話結論：

【體而無自。故名性空。】

小註說，這兩句是「結成性空」，前面這一段在此地結成性空。這一段理比較深，也很難體會，諸位把小註細細看看，可以講已經講得很明白了。底下比較上容易懂，往後「簡示偏圓第八」，講行的這三門，這一門基礎有了，後面三門都好懂。這是修行的基礎，修行理論的依據。什麼人的修行？圓人的修行，圓頓的修行法。聽不懂沒有關係，你真正懂了，圓修圓證；聽不懂，還是一句老話，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老實念佛，決定有成就。這一段在此地，你要說我說不明白，沒有關係，到極樂世界再請教阿彌陀佛，他比我高明，你到那個地方自己成就也高，為什麼？心地清淨，智慧增長了，業障消除了，阿彌陀佛給你一說你就開悟。真的要下決心，三年之內一定要有本領往生，這叫功夫。能去，可以不去，能去為什麼不去？多接引幾個眾生，到那裡見了阿彌陀佛也有面子，你看我來了，帶這麼多人來，孤家寡人一個人來，沒有意思。念到一心不亂，我的壽命還可以住世，還有因緣多多的勸化，帶去愈多愈好，阿彌陀佛愈歡喜。下課。

